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夏四月丙戌朔李橫奏已還軍汝州有邊機
事欲輕騎詣行朝奏稟詔俟邊事稍定日赴行在 是
日端明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至境上視事鼎言
臣本由拙直受知於陛下亦以招怨於人昨蒙陛下除
臣知建康外鎮責任之劇無逾於此然足食足兵帥司

之事也而臣無生財之長策但以漕司應副不繼屢丐於朝廷而已勞來安集守臣之職也而臣無及民之實利但以豫買價小不均疊聞於陛下而已至於僚屬所取皆州縣無聞之人郡政所先唯鹽米聽斷之務此皆臣已試之效也何足取哉臣素苦脚疾而江西最號卑濕萬一浸加即不能支惟陛下憐臣孤忠除一宮觀詔不許

丁亥直徽猷閣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右宣教郎知

無為軍王彥恢並罷先是霖奉詔遣歷陽令苟紳至無
為軍宣諭遂按彥恢不法而彥恢亦劾霖姦賊淮西安
撫使胡舜陟言霖本賊吏之魁今已老病而彥恢年少
妄作兩州吏民皆不安居請悉免官治罪從之然議者
以霖為鎮撫而彥恢以屬郡按之非也其後獄具霖坐
率民出防城錢有司當公罪杖罰金事遂已

霖罰金在
十二月丁

亥

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知虢州董震為武節大夫

貴州刺史權商號陝州鎮撫使用李橫請也震又言敵

偽犯蜀臣見調本軍三千人自豐陽而西絕敵糧道萬
一四川將帥不能堅守墮敵姦計思之寒心今山東富
庶如昔金人重兵亦不在彼望朝廷乘此機會興師深
入可以破偽齊之巢穴兼牽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時
震以貢士黨尚友為幹辦官遣來奏事詔特補文林郎
而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橫已還鎮而四川總領財賦趙
開遏糴將士饑餓望下湖南北濟師保護蜀口乃詔宣
撫司應副軍食

潛奏在此
月壬辰

尚友河南人也 江東西宣

撫司統制官中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杜琳翊衛大夫昌
州團練使劉寶拱衛大夫文州團練使岳超等八人並
進遥郡二官先是琳等以平寇功各進二階韓世忠言
但得虛名不增廩祿故皆改命 尚書左僕射朱勝非

以母魯國太夫人楊氏憂去位

日歷四月巳丑中書門
下省奏朱勝非母楊氏

今月二日身故丁亥初二日也熊克小歷勝非去位在
二月壬寅按勝非以七月乙亥起復舊官若在二月丁
憂則不應半年方
起復熊克恐誤 特詔賻卹如舊禮出殯日令太常即

都門贈祭

戊子上謂大臣曰沈與求席益前為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如凡注擬吏率沮難以邀賄賂今員多闕少又重以水火盜賊陷失士大夫失職者衆儻非痛戰吏姦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諭之翌日上又言擬雖累歷亦恐失於濡緩益曰擬甚用心前此與求為尚書有所覆實責保持報迂久不決擬曰罷之人以為悅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舞文呂頤浩曰其次莫如猛誠如聖訓尚書省言浙中去歲大豐近年未始

科率今韓世忠移軍泗上恐饋餉不繼欲給空名官告
勸誘大姓廣蓄之家博糴米五十萬斛料十五萬斛委
江淮等路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措
置尋命戶部員外郎徐玘通判臨安府兼權倉部員外
郎邵相偕行公濟等言米直總為二百五十萬緡詔空
名官告內改給銀帛二十七萬緡品搭充糴本其後纔
糴四十萬斛相宜興人也遣兩郎官在此月甲午品
搭銀紬在丙申今聯書之
是日百官入朝以近昭慈獻烈皇后大祥權罷舞蹈

已丑韓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為屯田之計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乃蠲三年租田主自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為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科配徭役 駕部員外郎韓膺胄轉對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繫之望追法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廢之雖經赦宥永不收叙上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祥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

下膺肖肖弟也

蘇歷以膺肖為刑部郎中蓋誤

給事中黃唐傳言

承流宣化責在守令今郡守之任患在不久縣令之選失之太輕乞自朝廷立法自今郡守未終更非實有故者不得輒請宮觀凡大邑非歷官有顯績及曾經朝廷陞擢者不許除授以次小邑亦令吏部先選通判以上資序次選曾任知縣無過犯人既重其選必假之權凡文移自上而下有不便於民者聽以已見立議申監司郡守即有沮抑徑申尚書省兩更大邑有善狀者得選

除郡守兩更小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通判凡守令治行
尤異者並不次擢用庶人思自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不然徒責州縣奉行詔書而望其治效臣未見其可輔
臣進呈上曰縣令於民最親今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
以九卿為郡守郎官宰百里今縣令但以資格差注上
曰豈在官資崇卑唯在得人乃詔吏部看詳申省其後
權吏部尚書洪擬等言歷官有顯績即無定法其朝廷
陞擢之人若非責降無緣却歸部注擬又如小邑須選

嘗歷縣無過人即新改官未歷縣人無可入差遣亦與

舊法相妨議遂寢

吏部看詳在
五月庚午

庚寅徽猷閣直學士安復鎮撫使陳規為顯謨閣直學

士知池州兼沿江安撫使規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至

是召還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

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遂以右通直郎鎮撫司幹辦公事

韓之美為直祕閣知德安府仍以安復二郡隸湖北帥

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

規入對在三月癸未熊克小
歷載規赴召於七月未聞實

甚誤也

詔神武諸軍將統領官闕依已降旨保明具奏

給降敕劄如直行差填及額外增置當重寘典憲以樞

密院有請也 右奉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郭康

伯為淮南轉運副使兼權淮東提刑填復置闕康伯以

寓居揚州辭詔勿避

日歷康伯除淮漕在四月庚寅而免避本貫在三月甲戌且附此必

有一誤

辛卯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

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為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

屯鎮江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
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
訴於上江東統制官王德請於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
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其下皆不可或請以騎行德
不聽入謁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丈夫曩者小嫌各

勿介意因置酒結懽而別

熊克小歷庚寅浙西大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於池州

置司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按日
歷光世制命即云建康府置司九月方移池州此時光
世自鎮江即至建康世忠何為焚池州倉庫蓋光世未
離鎮江而世忠先至城外是以遣姦細入城也今從趙

姓之遺
史修入

是日金人去興元自金人入梁洋蜀中復大

震劔南諸州皆為徙治之計宣撫處置使張浚亦下令
移潼川軍聞之皆憤或取其榜毀之利州路經畧使劉
子羽遺浚書為言已在此敵必不南浚乃止薩里罕留
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子羽與吳玠謀以兵
邀之於武林關不及斜谷路狹惟可單行故凡所掠獲

悉棄之於路

熊克小歷三月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敵於武林關而敵棄輜重以去擊其後軍

敗之楊氏編年敵去興元在此日張浚奏狀亦云
四月九日訓練官杜福遇敵于南龍潭小歷恐誤浚遣

統制官王俊復洋州興元府時新羅兵革軍食益艱浚命取糧於內郡什邡丞眉山孫坦當督運請發常平倉以行遂先諸郡而至薩里罕既還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為我語之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遺薩里罕書以大義責之薩里罕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於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亦移於鎮江時朝廷以韓世忠將出

師聽之妙簡僚佐乃以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宋伯友為
徽猷閣直學士充參謀官直秘閣湖南提點刑獄公事
呂祉陞直徽猷閣與直秘閣陳楠並充參議官始世忠
之過括蒼也伯友待之甚密故薦用之既而世忠不渡
淮伯友祉皆改命 浙東宣諭朱異薦左宣教郎簽書
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義烏縣令閻邱昕右
承義郎知龍泉縣汪汝則左奉義郎知瑞安縣熊彥詩
右從事郎知嵯縣姜仲開政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

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上曰此所以為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昕松陽人也

九成彥詩已見

是日神武副軍

都統制岳飛以大軍次虔州

癸巳執政奏事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蠶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害蠶麥久則為害矣上色稍和詔禮官重別討論昭慈獻烈皇后謚號時登仕郎鄒况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事且乞雪慈后元符之謗前二日上諭輔臣曰此哲宗朝事言之毋傷乎徐

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謗已矣上
曰昭慈勲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
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
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嬪嬙小人陰連
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至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
之罪是日上又以為言遂詔有司更定謚號朔日詔况
引對上曰况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浩自有子柄呂頤
浩曰柄嘗為李綱客然朝廷要當以其父故湔拂用之

不然則終陷於網黨不能自拔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
之為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亦足為國家之光也 中
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洪炎以足疾不能朝罷為徽猷閣
待制提舉萬壽壽觀俸賜如舍人例既而言者謂爵祿公
器人主不得而私若炎文采可用候其疾愈造朝再加
進擢孰曰不宜今乃越等而予之祿士大夫竊議以為
乃有不釐務中書舍人兼炎博通典故能以廉節自守
必不敢受此無名之祿上乃寢前命炎再乞外祠許之

詔炎請給人從以舍人在此月庚子臣僚上言在壬寅炎改崇道在五月庚申

慶遠軍承宣

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瓊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兼

淮南宣撫司都統制仍詔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御前

忠銳將崔增李捧等並受韓世忠節制於是世忠始去

神武左軍都統制專為宣撫使

世忠解都統制不見月日按世忠三除宣撫使

並帶都統制入銜自此却不兼帶當以與王瓊巨師古官稱相犯故也今且附此

責授昭信

軍節度副使徐秉哲卒於漳浦縣詔令歸葬 詔自今

三衙管軍並給全俸

甲午詔神武中軍官兵並進秩一等以其扈衛四年而無出入功賞故也於是統領起復武顯大夫康州刺史閻門宣贊舍人朱師閔等六千四百九十四人皆遷官

師閔等遷官在五月丙寅按楊沂中奏中軍見官五將更於水軍內選五百人為第六將去此未久不知何以紹興二年以前到軍人乃有此數也 賜知唐州胡安中敕書撫諭先是

安中以勢孤援絕附於偽齊至是知隨州李道招來之故有是賜 左奉議郎知嚴州顏為條上便民事乞嘗得解及應免解人並免丁役許之其後太學生亦免

免太

學生丁役在十
五年二月戊子

乙未詔博糴補官人
不作進納仍與免試
注官用戶部尚書黃叔教請也
是日宣撫處置司訓練官杜福邀敵於興元南龍潭降女真漢兒軍四百

六月辛卯奏至

丙申勒停人陳杙復朝請大夫知泗州杙為韓世忠所愛故起廢用之世忠又言浙東兵馬副鈐轄劉綱淮泗土人熟知地利乃命綱以所部聽世忠使喚是日偽齊將李成以衆二萬攻虢州陷之鎮撫司統制官謝準

與敵遇舉刃示敵曰此吾赤心也汝宜視之遂剖心以死權鎮撫使董先率餘兵二千奔襄陽舉開封人也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劉深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楊么衆益盛僭號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又以兵二萬人寇公安縣彥質言么之勢不減曹成望朝廷勿輕此賊乃命彥質督潭鼎荆南兵討之是日湖北統制官顏孝公亦以千九百人至鼎州之城外

己亥昭慈獻烈皇后大祥命參知政事席益祭告于几筵殿上素服親行徹几筵之祭用牲幣

庚子百官集議改謚曰昭慈聖獻用癸巳詔書也既而議者以為本朝諸后謚號皆連帝謚今昭字與宣祖昭

憲皇后謚號相犯請命禮官改正朝廷難之事遂止

臣僚

建議在五
月辛未

詔復五帝日月之祀用祠部員外郎鄭士

彥請也其禮祀四方帝以四立日黃帝以季夏之土王

春秋分朝日夕月禮如感生帝 湖南宣諭使薛徽言

奏郴道州桂陽監去年旱民乏食詔戶部剗刷本路諸

州米二萬斛付提刑司充賑濟命未至徽言即諭漕臣

發衡永州米賑糶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民賴以濟

五月

已卯
放罪

修武郎閤門祇候知孝感縣韓適進一官知復

州 詔陳瓘孫大方言政可采以為右迪功郎大方正

彙子 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以舟師

屯明州謀為變朝廷命神武中軍中部統領官朱師閔

以兵二千往襲之

日歷但書朱師閔往福州屯駐代申
世景赴行在此據趙姓之遺史修入

五月乙丑詔世景依舊福州屯泊丙寅詔師閔發歸本軍可見二人初非更戍也

辛丑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移知平江府 監察御史任申先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集英殿修撰都督府參謀官歐陽懋充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徽猷閣待制新知建康府胡世將移知鎮江府充浙西安撫使 是日荆南統制官羅廣以所部三百五十人至鼎之城西而軍食不繼於是潭將劉深鄂將顏孝恭皆引所部去後二日廣亦引兵北還由是不克討然賊徒

屢抗官軍多被殺人心頗搖乃肆偽赦立鍾相少子子義為太子自楊太以下皆臣事之

壬寅詔昭慈聖獻皇后同姓親遷秩二等異姓一等甲辰封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孟忠厚為信安郡王制曰載考濟陽之始王雖由元舅顧如隆祐之盛烈特鮮近親蔽自朕心用作爾祉丙午封摺宗美人慕容氏魏氏並為嬖好皆用后大祥推恩也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御藥院陳永錫為武顯大夫

入內內侍省押班 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岑請訪四方遺書以實三館從之 童子彭興祖五歲能誦書劉轂

五歲能騎射二人皆神武右軍小校子也都統制張俊以聞上召見於內殿以興祖為右迪功郎轂為進武校

尉皆賜袍笏

二人召見在三月辛未

錄故太師文彥博孫緯世

等三人並為迪功郎緯世父太僕卿維申建炎中從上渡江至湖州而死至是用守臣汪藻請而命之

丁未工部侍郎李擢言昨知平江府所聞民間利病五

事東南有逃田皆湖浸相連塍岸久廢無人耕墾者且以平江言之歲失租米四萬三千餘斛願委官相視可以疏導耕墾者招誘東北流徙之民給本施工與免三歲之租其決不可施工者監司復按除其舊額平江陷敵之民所棄田三萬六千餘畝多有舊佃戶主之諸縣悉已立定租課除常賦外餘以三分為率一給佃戶一以上供一拘籍在官俟其歸業併田給還二年不歸即依戶絕法今三年矣陷敵之民豈不願歸顧力未能脫

耳望且更展二三年以俟之平江水鄉不可植桑柘故祖宗舊法無和預買絹帛舊本府租米歲三十四萬餘斛既取其所有不責其所無徃因毛友陳請分臨安之數抑令歲輸數萬匹逮今累年未嘗敢斂於民今戶部裁定其數乃欲始自今歲使之輸納實可矜憫惟睿斷盡罷之平江去歲租米十六萬五千八百餘石悉充上供不許輒用然兵食吏祿月費七千餘石所不可闕望借撥漕司移用錢三二萬緡造酒取贏充收糴軍糧錢

本主田多瘠薄有司拘以舊籍民已告病願除其不可

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後皆以次施行惟和買

如故

擢此奏見平江田租事甚詳著此為李椿年經界張本或可削去繁詞附入

偽齊登

萊沂密都巡檢使劉忠在懷仁縣為其部下王林等所

殺傳首行在詔以林為修武郎閤門祇候充樞密院准

備差使其徒九十三人授官有差

林等授官在六月戊戌忠死不得其日依

趙姓之遺史
附此俟考

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遣統領官張憲

王貴分道擊虔寇彭友李滿獲之飛自至虔州日破一

寨賊徒震恐友等先據龍泉至是乃敗

戊申詔諸緣宣諭所按發置獄除正犯人外並放上嘗
諭大臣曰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賊吏所當深
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惟謹擇監
司不必每事遣使故有是命 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
高士曠為保寧軍承宣使權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
士曠初召見乞落階官上曰士曠以宣仁近屬故稍優
之然躡等亦不可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

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此曹
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 武節大
夫明州觀察使浙西兵馬鈐轄史康民將所部至行在
以康民為御前忠銳第九將 詔自今大軍所過並令
本州通判充錢糧官自入境隨軍至出境止 西南蕃
武翼大夫歸州防禦使瀘南夷界都大巡檢使阿永獻
馬百有十二匹瀘州以聞詔押赴行在阿永乞第子也
元豐間乞第既效順願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官以銀

繒償之所得亡慮數倍其後阿永所獻之數歲增不已
政和末始立定額每歲冬至後蠻以馬來州遣官視之
自江門寨浮筏而下蠻官及放馬者九十三人悉勞饗
之帥臣親與為禮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千人皆以筏載
白椹茶麻酒米鹿豹皮雜檀蘭之屬博易於市留三日
乃去馬之直雖約二十千然揆以銀綵之直則每匹可
九十餘千自蠻長已下所給馬直及散犒之物歲用銀
帛四千餘匹兩鹽六千餘斤銀則取於夔之涪州及大

寧物帛則果遂懷安凡馬之死於漢地者亦以其直償之此其大略也 邕州進士昌懋特補忠州文學充廣西買馬司准備差使初提舉峒丁李棫既罷經略司更委通判賓州任彥輝就本州買馬道里迂遠大理馬遂不至及是朝廷復置司買馬懋上疏請招來之仍諭諸蕃中馬及三百匹賜錦袍銀帶如有出格之馬依溪峒搭價收買不可循其舊例每蕃令提舉官以綵帛為信如遣効用入蠻許借官錢多市鹽綵結托山獠及諸蠻

令開拓道路庶幾諸蕃忻慕曲盡招馬之術疏入遂授以官俾行其說焉

初樞密院計議官薛徽言之出使也請所至州縣視吏之能否苟無大過而止不勝任者兩易之詔徽言具事

因聽旨

事見二年十一月

會權桂陽監陳如塤與平陽縣主簿

權縣事陳發朋比為姦斂民錢數萬緡徽言廉得之即移如塤而罷發已酉呂頤浩奏以如塤等屬吏仍令徽言分析上可之

庚戌詔江東宣撫劉光世月給公使錢七百五十緡光
世初乞依韓世忠例呂頤浩言世忠既移軍淮甸則建
康為近襄州郡與前日事體不同由是減半 武顯大
夫湖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安為閤門宣贊舍人以帥
臣折彥質言士安討閩賊降步諒有功且老於兵間而
後進皆位於其上望除一閤職以為激勸故也時湖寇
方盛而湖南諸將惟士安與吳錫所部僅萬人彥質賴
以為用故有是請於是知鼎州程昌寓攻夏城寨七十

餘日久雨水漲攻具無可施援兵不至是日昌寓乃班
師

辛亥左朝散大夫趙康直為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

左奉議郎張延壽主管江州太平觀延壽為侍御史以
憂去至是免喪而有是命 大理寺丞姚焯言兼并之

家困廩動以萬計而力耕之民得食無幾望令有司參
酌每畝以二稅役錢為準除外不得過若干倍以抑兼
并舒貧弱事下戶部不果行 是日御前忠銳第七將

徐文叛奔偽齊文以所部屯明州城東朱師閔將至文覺之夜以所部泛海舟而遁未明至定海縣忠銳第八將武德郎趙琦以本軍沿海拒敵文乃去沿海制置仇

愈率諸將追之不及

日歷不書文叛去之日紹興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趙琦乞推賞狀云

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徐文作過辛亥二十六日故附於此

壬子起復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再起復以光世丁內艱故也仍賜白金千兩武德郎王繪為閤門宣贊舍人添差紹興府兵馬鈐轄繪仲通子也上以其

父使金不屈而死故錄之

仲通靖康末以拱衛大夫
平海軍承宣使死燕山

詔韓世忠全軍渡淮毋失機會

癸丑武德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為右武大夫尋復遷

一階領忠州防禦使先是神武左軍提舉官董旼承制

進成橫行遙郡三官都督府以為言故改命

成進遙防
在五月丁

丑今併書之熊克小歷二年六月甲午李綱奏
曹成已就招成自榮州團練使陞防禦使恐誤

戶部

尚書黃叔教言自渡江後來諸州有未補發上供及估

剝虧官錢物並限半年補發如違令提刑司取勘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四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曷
誤改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五月乙卯朔上諭大臣曰朕省閱天下事日
有常度每退朝閱羣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即讀書史至
申時而常程皆畢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日如

是也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為天下者豈易哉躬勤而
治君德明矣夫戶樞之不蠹以日運也筋力之人

少疾以氣血無壅也况乎天下之大一人臨之勤亦不
可以已也而明寶生焉漢之君惟能勤訪公卿覽奏事

講論經傳而致中興之盛惟其為臣所蔽使不得聞又不觀書而兆於亂故不勤則無為明也不已於勤則亦不已於明也太上皇帝躬明德以濟中興其積諸此

詔諸路宣諭官所薦人才

並俟終更令入對當予陞擢以勸能吏 左文林郎王

闡除名全州編管闡吳縣人嘗以朱勔薦為秘書省正字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可輔出一美妾呂頤浩欲之俄闡以貲取去頤浩大怒宣諭官胡蒙即劾其不法頤浩奏遣大理寺丞姚焯至平江按治坐詭立官戶減免助軍錢特責之其所欠租稅悉令以其家田土計置

納入官

四年三月
巳未改正

右朝奉郎新浙東提舉茶鹽王暘

勒停以左司諫唐輝論其妄占民田也暘平江高貲宣

和中以交權倖得三品服至是併奪之左承奉郎林

儼獻書二千卷詔官其家一人尋以儼監西京中嶽廟

日歷不書儼差遣此
據儼乞補官狀增入

詔諸路提刑司起發諸州建炎

以來禁軍封樁闕額錢赴行在

日歷無此今以八月甲
辰手詔所云附入當考

丙辰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權河南鎮撫使翟琮為利

州觀察使河南府孟汝鄭州鎮撫使魚知河南府武功

郎權河南鎮撫司馬步軍都總官董先為武功大夫吉州觀察使河南鎮撫副使權提舉商虢陝州軍馬張玘為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權兵馬鈐轄起通為武顯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商州先是琮擒孟邦雄遣幹辦公事雷震來奏事上大悅遂有是命琮言道路梗塞緩急無兵救援請亦隸宣撫處置使張浚許之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琮軍且命董先及李橫牛臯彭玘會兵牽制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前命橫等直至京城或

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江西安撫大使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乃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為得策今聞橫臯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偽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自襄陽來者言橫正緣乏食無衣則其出兵固非得已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食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久之計矣上覽鼎

奏始憂之於是蜀口敵騎已退而董先牛犇皆失守南

奔朝廷蓋未知也

餉琮軍及令與宣司夾擊在丁未琮乞隸宣司在戊午今聯書之熊克小

歷載琮除觀察使在四月初詔李橫夾擊在四月末實甚誤矣

命工部侍郎李擢提

舉製造渾儀 初馬氏據湖南始敷郴道永州桂陽監

茶陵縣丁錢絹米其後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數民極以

為患至是湖南宣諭薛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餘斛

乞以其半敷之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幾

守臣右朝散大夫趙坦亦以為言乃命田畝敷三分之

二今年八月巳酉

詔博糴米斛以度牒官告償其直者中糴

數多之家多給官告數少者給度牒

博糴事祖見四月戊子

龍

圖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林通卒 是日徐文以

舟師過青龍鎮遂至海門縣盡棄南船掠民間淺底湖

船放洋而去沿海制置使仇愈都統制閩臯神武中軍

統領朱師閔合兵追之不及文所部復歸者千餘人詔

隸神武中軍與師閔俱還行在愈坐貶二秩

五月壬午

丁巳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程興以死事贈保信軍

節度使 遣樞密院計議官任直清往襄陽商號河南
撫諭仍賜河南鎮撫司黃金百兩為祭告諸陵之費

直清

本鎮撫司管田官其除
計議日月未見當考

戊午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同管客省四方館
閣門公事兼沿海制置副使朝廷將罷仇愈故有是命
大理少卿元充言律令煩多非明察詳審而熟於憲
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讞比擬繆誤者十常二三舉
此驗彼則得自論決者槩可知矣望令刑寺官具法令

引用有可擬者為之推原法意申明以頒天下俾郡縣無承用之駁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廣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者詳如其請

己未命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統所部三千人往嚴州措置盜賊初遂安民繆羅以匿妖民余五婆為官兵所捕遂率其徒據白馬源羣出拒敵

事祖見三月戊寅

知嚴州顏

為遣兵馬監押從義郎王宏將射士保甲六千餘人捕之事聞乃命沂中行以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兼權中

軍統制 中書舍人趙思誠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
太平觀從所請也 權河南鎮撫使程琮權陝虢經略
使董先言今歲臣等首同李橫東擊偽齊京城震恐復
以無援引兵而歸思之痛迫臣等所管之地東至鄭州
西至京兆南涉偽境北臨大河亦得兩國虛實但西南
去宣司三千餘里東南去行在四千餘里外無應援內
乏糧儲勢力孤絕望選委重臣於行朝宣司之中屯駐一
司以為聲援詔報以已令韓世忠充宣撫使領大軍屯

淮南

辛酉詔築第百間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為名

故朝請大夫歐陽棐贈直秘閣以元祐黨人故也

棐修之子

元祐吏部郎中黨籍餘官第六人

河南布衣王忠民特改宣教郎忠

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尤明於刑名清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於朝累召弗至上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程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以為廸功郎不受興徙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於內

鄉留之軍中事以師禮忠民以為豫僭立嘗作九思圖
及定亂四象遣人達之金帥又鏤版印圖散於敵境及
偽齊以斷天下之疑至是翟琮薦其忠節於朝遂命先
津遣赴行在 錄故樞密副使包拯曾孫嗣直為迪功
郎用淮西帥臣胡舜陟請也

壬戌詔奉使官左承議郎潘致堯武經郎高公繪赴內
殿奏事致堯等言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後三日以致
堯為尚書兵部員外郎公繪為浙西兵馬都監先是朝

廷以果茗縑帛遺劉麟假道麟不納致堯等復持還

此月

乙丑得旨付左藏庫寄叔

時呂頤浩已定議出師而恐與和議相妨

事遂中止

應童子舉張掾為迪功郎掾饒州人年九

歲能誦書為古風詩孫子論上親試而命之

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祖宗兵制上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仁宗臨御最久思澤及人最深朕於政事間

未嘗不繹思仁祖庶幾其髣髴也

何備龜鑑我高宗之法祖也論兵制則曰

祖宗制度自朕家法進寶訓則曰祖宗規模此朕家法史部條法創之可也而曰祖宗成憲不可廢也尚書繩

墨寬之可也而曰祖宗成憲不敢改也謂仁祖臨御最久德澤在人最深朕於政事專以仁祖為法景德與契丹講和故事今日可以遵行命以真宗寶訓進呈於是而得繼志述事之孝矣

戶部言來歲

大禮已下左藏庫自今日收錢十分為率椿出一分專充賞給之用從之

甲子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晁公為言妻任氏受求珍金銀臣並不知法寺斷私罪杖乞改正過名詔改作公罪

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當

減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理宜改正詔付
吏部炳又言願宣諭大臣自今勿廢公見之禮則必無
乏材之歎詔三省通知監察御史鄭作肅言通判出於
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咎無敢刺舉今藩
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諸州通判見任守臣
所辟者並罷

丁卯尚書吏部侍郎韓肖胄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充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

部尚書充副使

趙姓之遺史云上命朱勝非擇副使勝非言故事常用武臣時方艱危不宜專

拘舊制遂薦松年按史此時勝非丁憂未還朝遺史恐誤今不取

詔肖胄官子孫七人

松年五人上中節二十九人皆遷官四等白身人予初

品官下節七十人各遷四資三節人共賜裝錢二千三

百七十緡銀三百八十兩帛千五百一十匹探請俸兩

月又別給贍家及食錢加賜肖胄錢萬緡黃金三百兩

綾二百五十匹為私覲費

賜金錢在戊辰三節人轉官資至給贍家銀在辛未使副

與恩澤及裝錢在壬中賜綾在壬午今併書之

時肖胄長子右奉議郎協提舉

浙東茶鹽乃詔肖胄次子右通直郎彬松年親屬右朝奉郎田積中各於寄家處添差通判彬臨安積中平江

自是以為例

二人添差在此月庚午

安化蠻蒙全劔聚八百人焚宜州普義寨廣西經略使許中遣兵馬鈐轄羅選統宜融平觀西郡兵擊之戊辰

以間是日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

而魔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

日歷五月庚午嚴州奏王宏捉下繆羅等

八人而六月丙申楊沂中申乃云繆羅已就嚴州招安明非捕獲也今從後奏當考詔沂中速往

招捕餘黨宣諭官胡蒙請榜諭其徒能自首者免罪給賞許之既而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詔沂中以舊

官領保信軍承宣使將士進秩有差

胡蒙建請在五月已卯沂中申到在

六月丙申遷官在七月庚辰

亂之始作也鳳林巡檢保義郎董甫淳

安尉右廸功郎曹作肅指使保義郎徐詹皆為所害後

各官其家一人

十月丙申甫等贈官與恩澤

己已起居郎黃龜年起居舍人張綱並試中書舍人秘

書少監孫近行起居郎偽齊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

郎權給事中馮長寧尚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同修什
一稅法及阜昌敕令格式是日書成凡條法三十一件
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䟽議阜昌敕令格式與
什一稅法無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劄大略云宋
之季世稅法為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
愚弱恃其高貲擇利無并售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
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俛首聽之
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

猶在者監錮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私攤
逃戶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
估大折名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倍取舍其所有而責
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
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貪虐相資誅求
不輟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為
盜其大指如此

此據偽
齊錄

庚午詔免岳州今年稅役用守臣范寅敷請也寅敷時

已丁憂尋詔起復

宣敕起復
在丁丑

辛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與權試大理卿尚
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駕部員外郎韓膺胄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
文字王岡為右司員外郎膺胄以其兄出使故遷左

宣教郎江端友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主管温州神主尋

詔端友兼權太常少卿充神主神御提點

端友權少卿
在此月壬午

湖北安撫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顏孝恭為

貴州團練使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郝昺等千二百九十四人並進官有差以平右陂盜饒青之功也

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紛起其間固有久負屈抑不得自伸至於因緣嫌怒虛誕不實者十蓋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寘嚴憲從之

癸酉京西撫諭任直清辭行

乙亥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上不欲却諭輔臣將放之山林以適物性 樞密院言已遣使詣大金議和恐沿

邊守將輒發人馬侵犯齊界理宜約束詔出榜沿邊曉諭如敢違犯令宣撫司依法施行

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永州黃陞與其州官文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宣諭薛徽言劾其贓汙不法也 是日金房

鎮撫使王彥遣兵復金州初金兵既還彥遣本司統制官武節郎許青以所部千三百人出漢陰縣偽京西南路安撫使周貴迎戰青引兵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遂復金州又敗金兵於洵陽乃棄均房去時軍食益艱

張浚乃以彥兼宣撫司參議駐兵通州而留統制官武

功大夫格禧以兵三千守金房是役也宣撫司幹辦公

事右朝散大夫高士瑰以功加直秘閣將佐軍効義兵

三千四百七十人受賞有差

日歷四年四月巳酉王似等奏至

丁丑右奉議郎鮑貽遜知黃州仍命以江西湖北兵千

人之任賜白金二千兩為軍費貽遜奏右廸功郎李敏

功為判官從之

賜銀辟官並在六月丁亥

左中奉大夫王聲英州

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賕當絞也仍以其獄示諸路州縣

戊寅殿中侍御史曾統試秘書少監 左宣教郎李長
民守監察御史左修職郎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
較務歐陽興世登仕郎鄒况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
得召對上問輔臣曰長民性行比兄正民如何呂頤浩
對二人皆淹博文詞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
朕得其藁以示從臣而正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者
士大夫笑之徐俯以長民家世趣尚對且言正民之父
景淵長者持論平正不以元祐為非臣嘗戒長民當繼

父志上曰顧長民材行何如爾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又問況何如人顧浩等對以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議況之賢否爾顧浩曰陛下既賜之對矣故事選人賜對當改秩上可之席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而又問況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况用人乎

克俊已見元年正月

興世修孫也既而侍御史

辛炳言况本非士類鄉評無聞玷辱名臣之後望授降

等差遣從之

臣留正等曰用人之道與聽言同聽言而

不釋蔽於先入之私牢不可破此害理之大者也求才必於名門凡賢人父兄之後槩為可用而不加察焉不為善用人者矣夫人才將焉取哉取於踈賤而賢則用之取於世族而賢則用之踈賤非無人才而氣質成就之為難世族非必多才而事業見聞之有自抑遠者多見遺近者無不錄能使大臣知之薦之天子而用之也往往寒畯為左膏梁為右耳彼其承藉風烈克肖於一門之中如十六才子者美矣不才如四族者烏能保其有無哉太上皇帝褒錄元祐黨人子孫則象賢崇勸之道也不偏於用舍則求賢審官之公也問李長民之性行更議鄙况之賢否雖大臣所嘗薦論而疇咨吁嗚若此以知人之為難也孟子論用賢之道亦曰未可者三然後察之蓋賢哲羣才之鑒惟

新除尚書司勳員外

明則精也一不用明焉殆矣

郎朱震依舊主管江州太平觀震初為胡安國所薦故引疾而有是命

己卯詔淮南宣撫司統制官解元以所部留屯泗州朝廷既遣韓肖胄等行乃俾元退屯盱眙且戒以勿侵齊地宣撫使韓世忠請留淮南兵馬都監劉綱以五百人屯泗上而大軍悉還鎮江詔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留屯江北 湖南宣諭薛徽言上左承議郎通判永州劉延年祁陽令張登治狀上問延年何如人輔臣皆言不

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雖聖人猶難
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縣令之不可
數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言又奏擅發
錢米賑糶饑民乞黜責上釋其罪因詔自今宣諭官合
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寘典憲延年啟從子也嘗權
興國軍巨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為名將徒眾數千人拏
舟入軍延年御之有方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稱之

故青江人嘉祐侍讀學士

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郢州曹成

為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府駐劄

日歷成自正使
適團除恐誤

左朝奉大夫知衢州汪思溫左奉議郎知嚴州顏為並

罷思溫仍貶秩一等坐失察妖民余五婆為變也以尚

書吏部郎中李大有知衢州尋詔以為捕獲繆羅復令

居官以責後效後又進一官大有清江人也

孫覲撰汪
思溫墓誌

知衢州時有諫識大夫被召過郡或請致豐餽公曰諫
官御史當如部使者之禮不敢過也既去又揚言謂公

薄已公曰諫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教以我為簡乎
歲餘嚴睦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

諫議公適在樞省劾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御史中丞
辛炳道三衢得公寃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按史余五

婆乃衢州開化縣人思溫為守臣不云無罪又此乃都
省所劾非樞密院奏也日歷五月九日癸亥侍御史辛
炳有本職公事進對在思溫未罷前十日今乃云未幾
炳道三衢得思溫寃狀亦誤矣覲所云恐未可全據今
且附此更須詳之為六月甲
忠訓郎閻門祇候劉軫
中還任四年三月己未轉官

為左奉議郎與通判差遣軫政和初中進士第為郾城
尉以捕盜之勞換右職至是請復文階而有此命是
日川陝等宣撫處置副使王似至閬州

庚辰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言岳鄂為沿江上流控扼要
害鄂州雖有帥臣及軍萬餘其間大半皆烏合之衆以

至器械未備萬一有警難以枝梧欲候度賊既平令岳
飛以全軍往岳鄂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
而湖南二廣亦獲安妥詔俟飛平江西湖廣賊畢聽旨
時朝廷聞李橫失利乃詔橫等逐鎮屯駐非奉朝旨毋

得進兵

趙鼎奏李橫事宜
或可移附此日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

日歷不載此據
成都續記附入

初張浚既受

黜陟之命事重者出救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
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為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

之故有是旨

朱勝非閑居錄唐制不經鳳閣驚臺不得謂之敕命今兩省錄黃是今人所受之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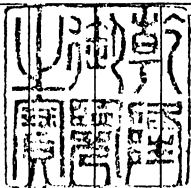
乃尚書省敕牒也故前云奉敕云云後云准敕故牒然則三省奉行聖旨之書也張丞相浚頊以知樞密院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得旨以便宜行事事多出敕余在朝廷日見之前云某司以述事因右語云奉敕如何末以使衙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敕席參益徐副樞俯大不平指以為僭余曰川士性誇侈意以劉子為不尊故用使宜作敕初不思奉何敕聞渠向自建康出使未出國門已行便宜事亦類此

故承議郎胡

端修贈直秘閣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

端修常州人元祐尚書右丞宗

愈子元符工書邢工尤甚第四人黨籍餘官第七十一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八

六至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陸伯焜

侍讀

臣

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

臣汪

祿

謄錄貢生

臣張大同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六月甲申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鄭滋言兩淮殘破之餘遺民無幾請併州縣省官吏以寬民力

詔帥司相度以聞 徽州童子林國佐九歲能誦書詔

免解賜帛自是遂為故事

是月鄒庭聞林次勘八月饒州卓興九年五月饒州王文

明十年九月饒州晏章十一年五月饒州江安國定國十二年三月饒州鍾遠四月饒州章林十二月張嵩叟

嵩卿十二年五月福州陳丕顯十二月饒州朱授十五年正月饒州寧百拱四月潘汝功十二月饒州戴松戴槐二十八年三月福州莊大成八月饒州孫才三十年姑億年八月張遠皆免解一次惟晏章兼習步射能變陣勢故永免文解焉按二年至三十年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內授官者三人已見二年三月癸丑八月庚戌今年三月丙寅

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

古除名廣州編管初師古以所部屯揚州淮南宣撫使

韓世忠令移屯泗上師古稱疾不出世忠怒劾之詔統

領官高舉將其軍還行在

熊克小歷韓世忠欲令聽其節制師古不伏世忠劾罷之

按日歷今年四月癸巳得旨令師古聽世忠節制非世忠欲之而師古不伏蓋不肯屯泗上克恐誤也

乙酉詔以臨安獄多淹滯命察官一員詣府監視決遣
事大者趣之 婺州進士張志行賜號冲素處士志行
東陽人以學行為鄉里所推大觀中數舉八行不就浙
東宣諭朱異言于朝故以命之志行年幾七十矣 詔
自今給降空名官告綾紙令官告院各立字號吏部置
籍其書填官司限一月申部注每年仍具已未書填總
數申部用權侍郎鄭滋請也自渡江來所降度牒甚衆
而無其籍至是始申明之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寧間何執中為吏部始建
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留部二年然
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人以為便
迄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員外郎蘇良冶奏復之遂

命末廳郎官兼

良冶建請在四月辛亥
十五年七月又復閣官

丁亥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侍郎胡松年入辭
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
權時之宜以濟艱難他日國步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

圖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
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間而緩之也肖胄母文安
郡太夫人文氏聞肖胄當行為言韓氏世為社稷臣汝
當受命即行勿以老母為念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
人以寵其節文氏彥博孫也肖胄等奏左朝請郎秘書
丞環中為左朝議大夫充書狀官從之

文氏進封
在戊子

命

提舉修內司楊公弼更作行宮南北臺門

戊子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薨于吉州

翰以今年七月丙辰轉官致仕七月辛巳贈官日歷附傳乃在去年誤也

度支員外郎權

監察御史胡蒙宣諭浙西還上命蒙先以御寶手歷及

所申明利害進冊來上是日入見蒙出使七閱月所按

吏八人

二年十二月庚戌海監丞董充三年二月承節郎長洲添差縣尉丁諧保義郎監湖州稅務趙

庠之三月甲子承節郎添差監震澤稅務趙公遜四月壬辰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五月丁巳昌化令黃

壽並放罷取勘左文林郎王闡五月丁卯行遣

薦士六人

三年四月丁未左朝奉郎知吳縣宮聲右

通直郎知晉陵縣曾仍五月戊寅左朝奉郎知崑山縣俞彥興右朝散郎知常州俞俟庚辰右承直郎知於潛

縣樓瑋並遷官九月論者以為蒙所言皆呂頤浩風指
壬申布衣李杞補官

也後半月擢蒙為右司員外郎

蒙除右司在甲辰

庚寅宣撫處置使張浚奏捷且請俟過家上冢畢順水
赴行在上曰賴敵自退兩蜀無虞呂頤浩曰臣深以為
憂今疆敵敗散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更取旨上
曰可速其來王似盧法原督使趣赴任仍降詔撫存蜀
中并興元金洋問民疾苦時似已至司治事而行在未
知也是日德音熊克小歷作曲赦蓋誤降川陝關殺情輕死罪囚
釋流已下吳玠關師古將士令宣撫司第功以聞王彥

特放罪復往金州控扼應歸業人戶積欠稅役等皆蠲之四川得解舉人願赴南省者給進義副尉驛券自軍興後創行法度科歛見為民病非軍須所急者仰以便宜一面住罷夔峽州縣權免商稅及力勝一年時浚方論却敵之功將佐幕官皆以便宜遷秩起復鎮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經畧使知秦州陝西都統制吳玠為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參議官程唐進秩一等徽猷閣待制參贊軍事權宣撫判官劉

子羽陞寶文閣直學士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
王彥進保大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榮州防禦使熙
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為秦
州觀察使落副字榮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
同統制軍馬楊政為明州觀察使知慶陽府兼節制成
鳳州軍馬康州團練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和
尚原軍馬吳璘為榮州防禦使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
軍馬朝請大夫直秘閣通判鳳翔府陳遠猷為左朝議

大夫

饒風之敗宣司賞功他書皆不見王彥行狀云敵自褒斜遁去樞相張公以為敵雖深入而亡失士

馬之多前此未有實同敗衄而卒保全蜀者繫諸將勤力棄過錄功用黜陟聖旨進秩行賞有差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獨不受士益重之劉子羽慕志敵由商於犯金州涉春遂遁去還興元然張公已困於讒公亦被罪也是歲除寶文閣直學士據此則子羽除寶直當在此或除宣判時朱勝非所謂張浚以便宜除官至雜學士殆指此也日歷今年八月丁未程唐轉官回授九月丙子楊政陳遠猷轉官同日成州團練使田晟陞郢州防禦使皆用饒風闕功賞十月庚子有旨吳玠已除利州路階成秦州制置使而功蹟記玠加檢校官除制置使皆併繫於饒風退師之後蓋宣司便宜所授以不見本月日故因浚赴召牽聯具書之更須詳考

不拜

王彥不授官似為朝考有放罪指揮宣司因不敢奏行狀恐飾說耳

頤浩又遺浚書

彥辭

曰即未可去蜀第留宣司當為開陳如所請浚不顧既

而法原亦至閬州浚遂與子羽及參議官左通議大夫

王庶主管機宜文字兵部員外郎馮康國鼎州團練使

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俱東以左承議郎李良臣提點

降賜庫

良臣掌庫以明年四月十九日良臣中明劉錫等借金銀狀修入

武經郎閣門

祇候知長寧軍甄援權隨行幹辦

此據明年五月十九日甄援乞換給狀

罷朝議大夫知瀘州蘇覺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而以唐

為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

唐之除日歷不見瀘州知州題名覺罷唐到皆在此

月四年四月癸未唐
自知瀘州落職奉祠
邠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經畧使郭

浩知興元府

本府知府題名浩今年七月到任未知浩此時為何官題名稱彰武軍節度使蓋誤

直秘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兼隨軍轉運副使張深知

夔州

日歷深以今年八月癸未用浚奏改知夔州

尋又以左朝散郎利州路

提點刑獄公事馮檝樞密院計議官與偕行

檝權計議官據

紹興三年九月十二日檝論遂寧府絹估劄子繫銜如此他書蓋無有也日歷紹興八年正月十九日御史中

丞常同劄子伏見檝諂事張浚僅同僕隸頃歲浚罷宣撫還朝檝無以為佞乃作疏頭抄斂屬官監司郡守錢

物以獻於浚取於它人者多而自取者少幕中不平紛爭而止三月六日辛卯臣僚上言近嘗彈論馮檝之罪

已蒙施行四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上供皆因軍興諸處
截用檄獻策於浚再行科歛會朝廷訪聞降指揮而罷
蜀人畏之切骨按同所云皆此
時事今並附此其有無當考
隨軍轉運副使張澄統

本司西兵赴行在

權主管軍馬據澄明年五月十四日
乞繳隨軍物色狀修入熊克小歷四

年四月先是張浚令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張澄統本司
兵萬人出蜀詔趣至行在據日歷今年九月乙亥浚具
到將帶本司兵馬四項數多者止五千人統押官亦無
澄名數內有五千人又已得旨遣還此所云統本司兵
萬人恐誤今修
潤附此當考
良臣綿竹人也
中興聖政是日上謂呂
頤浩等曰為法不可過
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不行太
輕則不禁奸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切令之曰
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
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臣留

正等曰法為天下平也。不可得而重，不可得而輕。惟其當而已矣。故法之立也，固已服人之心於未抵罪之前。而又哀矜惻怛，不忍以行之。則下知有恥而義足以禁其非也。苟惟不然，加之極刑，有死而已。人苟自棄，則死非其悔，奈何。以此懼之哉。國家仁恕為治，惟熙寧用事之臣，制重祿以行倉法。至於一錢以上，坐徒。劉摯謂徒為暴刑，難正其罪。蘇軾譬之子弟有銖兩之過，父兄施斤鈞之罰，皆謂其不可行也。法嚴而不可行，無乃有悖於事情，有不合於先王之法乎。法不可行而存之，無乃有害於民，有累於國體者乎。視宮中禁切之令，雖軍法無益，則吏祿之法，宜用中制。然後決可行也。

辛卯沿海制置使仇愈罷

壬辰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建昌軍軍學教授

李彌正玉山縣丞張絢清修廉潔文學過人詔並進一
官赴行在彌正彌遜弟絢丹陽人也左朝奉郎直龍
圖閣李膺知虔州坐令鹽商獻納贍軍錢為提舉官所
劾下吏當罰金詔膺奪職貶秩一等佐吏九人抵罪有
差賜王似宣撫處置副使印從其請也

癸巳監登聞鼓院廖邦傑罷以侍御史辛炳論其移疾
廢朝也此為洪擬言闕政事寶文閣待制提舉建州武夷山冲

祐觀陳戩卒

甲午神武前軍統制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王璣為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么復犯公安石首二縣先五日命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會荆鄂潭鼎統制官辛太崔邦弼任士安杜湛之衆往討之彥質數請濟師乃命璣總舟師以行遣忠銳第一將崔增神武後軍統領高進以所部五千從璣又命韓世忠劉光世各以舟五百與之仍持五月糧以行凡湖南北兵並受璣節度時知岳州范寅敷遭內艱以策干湖南安撫使

折彥質一議戰兵大畧謂楊公初起有寨二十舟三百九十兵八千餘人今首尾五年其數必倍然糧倉闕乏器械鮮少官軍之一可當其十今約水陸各萬人可以取勝一水軍萬人探聞鼎州見管正義兵八千揀點精銳可得五千潭州帥府若選五千兵可足備禦不必遠召荆鄂之兵矣二議戰舟云賊有車船如陸戰之陣兵鯁頭船如陸戰之輕兵官軍亦當用此今以水軍萬人分五軍每軍二千人用車船二隻每隻容正兵二百五

十人將佐梢工百人鰲船三十隻每隻容正兵五十人并棹夫押隊共八十二人各令附帶錢糧多集矢石其行常與鰲船一進一卻進必有所取却必有所誘亦計之上者也三議兵器云賊有銃鉤拓叉竹為之柄若以快刀艾其頭及彼無能為矣其勝賊之具弓矢為上鉤鎗次之手刀又次之又擇十人為牌砲手使居前列牌以衛我師砲以擊賊徒四議棹夫云戰兵恃其各善汨沒則緩不及事當使戰士亦諳棹夫之能則必安而可

用今所責甚重棹夫宜與戰士同賞仍使士卒汰其不能便令乘載人兵習其擊刺使戰士習熟波濤若履平地何賊之不勝乎五議形勢云岳州抵接賊寨比諸州最近如潭州遣發及會合荆鄂舟師皆合經由于此但專令潭州攻討么賊舟師進發皆由于岳而岳屬他路况岳有土人可募以為前鋒者緣本州闕乏不能集事乞將岳州依舊隸湖北路其討殺楊么事干本州者權令帥司節制於上供米內支撥一萬石六議錢糧云昨

湖南帥司會合岳州荆南兵馬令各帶錢糧就行支遣
各緣闕乏乞專委湖南漕臣一員權兼充湖北轉運司
專切應副七議時月云攻討水賊須自十月霜降水落
之時港汊分隔則易為擒又當分築甬道安置砲坐多
發巨石攻其附近八議攻討云武陵辰陽縣界鼎江南
岸有夏誠劉三楊么下水北上林等寨各據陸向水維
舟岸側其鼎州見與夏誠賊寨對壘而賊於鼎江南北
分布寨柵二十所岳州去賊武陽口等寨甚便止一日

可行故鼎州為陸兵之地岳州為水兵之地如使陸兵萃于鼎州攻討夏誠楊么以禦其前繼使水軍進自鄂州以乘其後使腹背受敵進退無據賊將安往彥質以聞詔下其議命王瓚行之已而瓚請招安金字牌上曰近來盜賊踵起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么跳梁江湖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為但令瓚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貸其餘可也乃給黃榜十道自么及黃誠劉衡周綸皮真

并近上知名頭領不赦外脅從之人一切不問如徒中

自併進投首當議優與推恩

遣崔增高進及帶錢糧在此月丁酉彥質奏寅敷八

議在戊戌璣請金字牌在七月壬戌今牽聯書之熊克小歷詔統制官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璣去誤也日歷王璣所申有云統領官高進等下官兵二千餘人並係巨師古下舊人各願隨璣前去克不詳考之耳其實師古此時已勒停編管不在軍中克誤甚矣何備龜鑑我高宗之所以區處羣盜者又有道焉聖訓嘗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立功之人是聖意之主於討者然也又曰凡今日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四方之人應能開心易慮散歸田里罪犯勿問是聖意之主於招者然也他日謂宰執曰民窮為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其田里肯為盜乎又宣諭江西平盜之策惟曰擇憲帥以壓服其心任

守令以勸課其業蠲科役以優足其力是又不招
不討思以弭盜而使之無盜寧非萬世之龜鑑乎 考

功員外郎胡蒙言州縣之職令尤近民人之才否固不
因京官選人而增損但選人在官日淺苦未練歷又多
投合上位應副寄居意在干求必於改秩惴惴然惟懼
忤物安能抗勁節任直道以行已乎欲自今已往萬戶
已上縣盡差京朝官每三五員再赴都堂審察然後頒
降敕命則冗散疲懦者必汰而天下宰令皆得材能之
士不待督責而相先於政績矣事下吏部後不行 徽

猷閣待制李正民知吉州以軍行故歲中科率民錢至百餘萬緡宣諭官劉大中奏請黜之正民先以應辦軍儲遷一官至是寢其命

丙申詔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萇赴行在士萇為金所執至河北遁還東都之再陷也士萇復没于金及是渡淮南歸士萇襄恭憲王宗愈孫也

濮王生宗愈宗愈生房陵公仲暉仲

暉生士萇

詔江浙諸州絲帛及折帛錢並以七月中旬到行在有不足者守貳並行竄黜用戶部請也

丁酉詔武顯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遷一官
再任仍賜金帶

己亥罷沿海制置司以海舟三百付明州守臣李承造
總領和州防禦使制置副使張公裕同總領仍命公裕
居定海縣以總領海船所為名 左武大夫福州觀察
使辛道宗再追一官坐頃在軍中受賄補官不實也

庚子給事中黃唐傳言陛下將以武遏亂畧而所用非
所試願詔有司稍復武選之格酌三歲科舉取人之數

以三分之一待武士互保應舉如文士法其程試先以射藝決去取次以兵策第高下中第者注縣尉它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事下兵部論者以為非急務遂不行

辛丑進士歐陽凱士特送洪州編管凱士嘗上書論時事前四日上諭輔臣曰頃上書人間有狂妄者朕多留中不欲寘罪今凱士狂妄之甚若不懲戒且慮扇惑羣聽亦害政之一端也可以其書付從官議罪來上仍宣

示臺諫議上故斥之 右奉議郎知彭澤縣楊汝明追
三官許叅選俟轉至承議郎止汝明宣和初以上書得
官實納粟也吏部引陸知微例為言故有是命時方審
量濫賞而以左右司領之呂頤浩當國時有所縱舍左
司員外郎王岡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蔬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行
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論甲黜三官且至乙矣輒貸
不問今日復論丙如甲公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

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矍然

王岡事據孫觀撰墓志增入不得其

時按史岡以今年五月除左司頤浩罷乃去故因汝明追官附此但觀以為討論宣政誤恩却誤此時已罷討

論濫賞但令吏部審量耳

是日都省批狀諸路私煎盜賣鹽並依

通州已得科罪用提轄權貨務都茶場張純請也時呂

頤浩更淮南鹽法亭戶私貨者不以多少杖脊配嶺南

雖赦不宥

事見去年十二月

會淮東提舉茶鹽郭楫言非亭戶

而與軍民交易者未有明文事下權貨務於是純言亦

合一等科罪頤浩奏從之至是浙東提刑司申明亭戶

盜賣刑名純言上件指揮雖緣通州管下有犯臣僚起

請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願浩不復奏陳徑以批狀行下

自是斷配日多民間破家蕩產不可勝計矣

順浩批狀事日歷不

載今以紹興三年十月十一日臣僚上言并刑部勘會狀增入狀云紹興三年六月十八日都省批狀指揮本月十八日也非亭戶一等科罪指揮在今年三月癸亥今并附此更不別出

壬寅端明殿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張深知成都府充本路安撫使初深以老疾丐免張浚命深五日一赴司視事會成都關守有詔浚其名奏差浚承制授深

至是申命

成都續記深以五月八日至成都

中侍大夫忠州防禦使

荆南鎮撫使解潛言已滿三年請罷去詔令再任

甲辰翰林學士綦寔禮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謚議 尚

書右司郎中王珩為宗正少卿填復置闕

日歷及都司玉牒所題名

珩除宗卿皆在此月蓋自建炎三年以奉常兼宗卿至此始除珩也日歷十月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十二

月內戶部相度狀並同疑行罷後又不除人至庚戌乃降旨耳

秘書省著作佐郎孔

端朝守都官員外郎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盧知原

充都督府參謀官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陞直

龍圖閣知臨安府以左司諫唐輝言知原為政乖繆也

章再上詔知原以本職奉祠

知原以是月癸丑提舉江州太平觀今附此

詔舒蘄黃三州仍舊聽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節制及應副錢糧先是淮西安撫使胡舜陟乞節制三州人馬許之趙鼎言江西與淮西相接今三州撥隸淮西萬一上流有警則沿江一帶並無軍馬應援故有是旨

乙巳左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孫蓋轉對言自靖康軍興以來議和好則忘備禦之方言拒敵則絕通和之議

閱時既久屢失事機天下至今憤痛屬者再遣樞臣銜命出疆臣恐和戎之議未成防秋之備遂弛敵情不測事當過慮望密戒邊臣中申嚴戒律詔付沿邊守帥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劉光世移屯又增月椿錢五萬六千緡轉運判官直秘閣劉景真等告乏于朝詔通融應副自呂頤浩朱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用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窠

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故

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為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椿錢蓋自

紹興二年始上月椿錢諸書不見事始日歷十七年八月

按史檜以去年八月免勝非代之五月勝非丁憂七月起復明年九月罷起月椿未知的在何時以事考之當是今年四月除二宣撫時今因江東漕司申明附此或可移附四月

丙午詔內外從官各舉宗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右丞

事郎知大宗正丞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才以強

本支更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

傳襲修圖牒以辨親疎始岐獻簡王仲忽為宗官多所
建白論者謂立法太嚴自渡江後南班宗室纔六十三

員學官久闕襲封之典遂廢宗正有寺無官故伋言之

時已用伋議復置宗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

用伋

議復宗卿據今年十月已
亥王珩罷少卿劾疏云爾

右朝請大夫王唐右奉直

大夫李昕並通判荆南府用鎮撫使解潛請也

此又與
前此鄭

作肅建言守臣辟通判指揮相
妨當是用元置鎮撫司專法也

丁未詔即駐蹕所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

六人為監生置博士二員時中書舍人黃龜年入對上
奏言雖車駕東巡庠序在遠而博士之官未命養教之
士未充殆為闕典遂命禮部條具其後進呈上曰學校
固教化之原然當治戎飭備之時為之則近於不急乃
命留俟焉上語在七月戊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引兵發鎮
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懼其扼已改
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止既
而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且言世忠身為大

將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謹慎共濟大事而乃不循法
度強奪戰兵若非臣彈壓嚴切必致兩軍相挺上貽聖
憂樞密院言近兩軍申奏各有互招過官兵詔同都督
孟庾體究發還如無實迹行下逐司照會上尋遣使和

解仍書賈復寇恂事賜之

日歷七月丁巳劉光世奏臣
六月二十六日統率軍馬離

鎮江故附此日光世所奏甚譎張而熊克小歷乃云
世忠猶欲以兵襲其後蓋為光世諱也今參酌附見

是日沂王樛駙馬都尉劉彥文在五國城告變金人遣
使按問金人初欲邀二帝過河駙馬都尉蔡絳力辯其

誣彥文等坐死金人尋以潘致堯所持奉兩宮金銀藥

石來上上皇見之流涕謂羣下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

中興之主出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惟藥材留以

備用餘皆分賜從行親屬官吏

王若冲北狩行錄云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

樛駙馬都尉劉彥文首告謀反金國蔡偉是日聞之於
莘王植駙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聞達太上驚悸
未以為然翌日遣偉渡河以詢虛的既濟則千戶貝勒
安塔哈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解發往彼帳前矣盡得所
陳之詳偉歸太上即令率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除白
鏑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焉先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
人皆聳慄偉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
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報効正在

今日偉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徇急難少有退
避者神明殛之言辭慷慨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直前
之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勘問太上遣植同偉
往見來使堅欲太上渡河對辯又遣徐王棣宋邦光再
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淵聖行及信王榛駙馬都尉向
子扆內侍王若冲同往偉實從之再三力懇彼使方許
明日至行宮之東偉所寓之地而引問馬羣臣力拒往
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復遣前使
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陳誣告天倫
之屬豈忍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死之使歸偉
上疏乞深自悔禍以
畏天戒太上嘉納之

戊申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樞密院准備差使王林以所
部充御前中銳第十將林劉光世部曲也忠銳第九將

史康民薦其才自承州召還而有是命

己酉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虔州班師

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十

五日大理寺

劉子修入

庚戌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提舉修國史時未有日歷中

書舍人張綱請用祖宗故事命大臣典領起居郎孫近

在秘府亦以為言至是始命頤浩尚書吏部郎中川

陝撫諭周隨亨卒于閩州詔贈直龍圖閣官其家三人

賜銀帛百匹兩令宣撫司致其柩

隨亨贈官在九月丁丑

壬子右宣教郎王忠民至行在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力辭新命且言臣為大金舉兵故自上大金國主三表為辨理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求名祿上不許忠民以告寘于櫝中藏之七寶山下既見所奏留中力懇求去遂依商號鎮撫使董先于軍中 罷澧州歲貢竹篔

癸丑賜潭州度僧牒二百為修城之用潭州自為敵所破城壁皆壞李綱以為汗漫難守請截三分之一未及

成而綱去至是安撫使折彥質言于朝詔監司相度其
後諸司言潭州城圍二十二里九步西臨大江東南兩
壁並依山勢不可裁損惟北壁地皆荒閑欲截去城地
七里半新城圍計十四里半有奇奏可後亦不克成

諸司

再奏在十月庚戌

自陝西既陷買馬路久不通至是榮州防

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絲招致小蕃
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復通蓋起於此於是宣撫司
承制授蕃官趙繼志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

七年正月丙戌降告

川陝宣撫司以三泉縣為大安軍

王明清揮麈前錄太祖立極之初西

蜀未下益州三泉令間道馳騎齎賀表率先至闕下上大喜平蜀後詔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慶賀許發表章直達榻前紹興初四川制置司建言陞縣為軍失祖宗之指矣按宣司陞軍以今春敵騎至三泉而止故因以為控扼非因直達表章之故明清誤也以武臣种友知軍兼縣事文臣為

判官兼縣丞

此據紹興七年閏十月三日吳玠劄子修入

是夏金人所命知慈州劉慶破丹州義士孫韓於山寨降其卒三千人盡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六金人地名考證

安塔哈

原書作按打曷即金史
之按打海並誤今改正

--	--	--	--	--	--	--	--	--